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識名解卷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莫瞻菴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檢討_臣李學錦

校對官中書_臣邱桂山

校對官中書_臣王璦

謄錄舉人_臣王天祿

謄錄監生_臣陳煜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識名解卷五

錢塘 姚炳 撰

獸部

鼠

鼠召南行露篇鼠具尾足如獸其屬若鼯鼠鼯鼠皆出沒山

林與猿兔同類說文以爲穴蟲者猶倮毛羽介之說蓋生物通稱也爾雅諸書並列獸部陸農師誤讀說文別

出附蟲族於義未當今正之按釋獸文鼠屬凡十有三種廣雅增至二十餘茲不贅列取其見於詩者著之篇說文訓牙爲牡齒徐鍇以爲比於齒爲牡蓋齒之最堅者也然凡物無牙者齒必銳其用更厲於牙鼠僅四齒而能穿墉則似有牙者故舊謂雀角以無爲有鼠牙似是而非陸農師亦謂必合兩說觀其義始足是也

獄與屋叶訟與墉叶取韻成文非有深旨也卽以獄訟言之周禮司寇職註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

以罪名者則不得專以圜牆爲獄明矣陸農師謂雀言
獄鼠言訟當別有義遂以晝夜難易之說解之鑿甚且
謂召南之初事易察者至獄而後明其後貞信已興則
雖難知者不待獄而明是直以獄作圜牆矣

廊風相
鼠篇

舊以此詩之鼠爲禮鼠亦名拱鼠錄異記云拱
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
即跳躍而走今秦川有之愚謂今鼯鼠人畜之家中飼
以食亦拱而受大抵足前高後卑者類然不必別有禮

名也禮鼠之名亦因詩爲說耳一說相州所出之鼠故稱相鼠非

通詩語意以有無二字呼應蓋鼠一小物耳猶有皮齒四體之具存而人反無禮儀容止之可法全是喚醒人不如物意嚴華谷謂鼠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語意反懈此本正義不必從

止字當依鄭氏作容止解非止息也羅瑞良謂齒有時以齧有時以止在易艮爲鼠故齒象止是強解取興武

斷甚矣此亦叶韻成文耳何必爲之說乎

魏風碩鼠篇

釋獸於鼠屬有鼯鼠無碩鼠愚疑碩鼯古字當

借用郭璞謂鼯鼠頭似兔如鼠形而大故序稱大鼠不必訓碩爲大也鄭氏所據乃釋詁文然釋詁所指當是碩人之碩非碩鼠之碩今鼯鼠有黃白二種人畜之家中多純白者馴擾從人每行遇豐草一食輒盡則其害稼可知陸璣以鼯鼠爲螻蛄而別謂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魏國今河北

縣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鼯鼠也不知璣所說正鼯鼠
別無所謂碩鼠耳

說文謂鼯爲五技鼠廣雅謂一名鼯鼠陸農師謂一名
雀鼠何元子謂鼯雀碩音相近宜可信李時珍謂關西
方音轉石爲鼯譌鼯爲雀又字書謂雀鼠即拱鼠鼯鼠
即鼯鼠不與鼯鼠同鼯省作鼯鼯無雀音鼯無鼯名愚
按鼯似蝙蝠有翅尾五技所謂能飛不能上屋彼爲近
之荀子亦謂鼯鼠五技而窮非鼯明甚雀鼠當即鼯鼠

曹憲釋廣雅亦作爵鼠見人能拱而立不必更有拱鼠也至別鼯作鼯與廣雅異又非釋獸所謂豹文者恐未可信

通雅引蜀圖經虎鼠即鼯鼠亦刺蝟之一種又談藪云虎必居草薄者畏木上有鼯鼠也鼯鼠音相近省作鼯耳愚謂鼯鼯異字不當以音近而混且豹從豸亦不應省爲勺也世無孝廉郎此業固當益晦矣

鄭氏謂鼠爲斥其君非嚴華谷以爲指聚斂之臣即伐

檀所言在位貪鄙者是也

幽風七月篇

此釋獸所謂鼯鼠夏小正云鼯鼯則穴是也邢

昺謂鼯似鼯則形當如鼠狼其穴地中爲隙甚大寒氣
易入又穴於九月故幽人以十月熏之使出按之時令
自是此種若莊子所謂鼯鼠深穴神臯以避熏鑿又食
物本草謂鼯鼯大如蠶豆即今地鼠此亦皆穴地中者
但小不爲患耳

小雅正月篇

癩憂之癩詩本從疾癩病釋詁文舊說扁創也

淮南子云狸頭療癰又痒釋詁亦訓病說文同瘍周禮
瘍醫掌諸瘍蓋其小心憂思如人有隱疾備極痛苦不
能告人者故謂之癰憂云耳舊必去疾爲鼠謂鼠伏獸
病而憂在穴內人所不知則是鼠思之解非癰憂之解
矣

小雅雨
無正篇

此竟作鼠則當如字解猶今人言狐疑狼疾雉
乖之類舊說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首鼠
韓子所謂狐鼠進退是也

羊

羔羊

召南羔羊篇

舊說羔之德宜施於朝故古者以爲朝服

春秋繁露云羔羣而不黨有角而不用類仁執之不鳴殺之不嗥類義飲其母必跪類禮又公羊傳註云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

傳謂大夫羔裘以居正義辨之以爲居於朝廷非居於家是也如羔裘逍遙檜君以朝服而遊燕詩猶刺之豈有大夫而反爲私居服者況下云退食自公明是由朝

歸家其非燕居時可知嚴華谷何元子皆主趨朝之服是也

絨純總皆合絲所成即俗稱綫是也西京雜記謂五絲爲緝倍緝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纓蓋綫粗細之殊名耳此乃爲縫裘之用非飾裘之名也陸農師乃謂絨寡於總純寡於絨以昭儉德何居且謂裘草縫爲裘敝之漸尤非理夫既儼然在位而一裘蒙戎可謂儉不中禮矣奚爲反舉羔羊美之耶

詩所謂五者明是純與絨與總而補傳因序中儉字立說易作五羊之皮此大可哂姚旅又謂皮小則合縫多而用絛繁五紵見其皮之大皮大則賤正言其儉皆傳會也夫詩既稱羔羊則皮必小皮小則一裘必非五羊所能成明矣且裘縫內蘊不露何用復假素絲以飾其外耶通論云大夫羔裘乃當時之制何得謂之節儉此詩固贊大夫然無一字及其賢何以獨知其爲正直乎若夫或以其服羊裘及以言草言縫爲節儉或以爲羊

性柔順逆牽不進像士難易進退爲正直所謂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已閱此可爲掃却一切

鄭風羔裘篇

三英之爲裘飾無文可據范祖禹謂五紵五絨

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然紵絨總只是縫皮之綫而已豈爲裘外飾者且古亦無飾裘之制其訓英爲飾者蓋因二矛重英之英訓爲矛飾云然不知彼亦但作銳字解不可云飾也此疑即三事大夫之稱傳訓三德謂剛克柔克正直亦太泥

檜風羔
裘篇

脂膏色白此羔裘當指其白者言所謂白亂烝

肪是也故日出照耀有光非但取潤澤義耳

王風
子役篇

牛羊牛行文者偶倒其詞非有義也陸農師

謂先羊後牛者羊性畏露而早歸常先於牛此固物理
有之然詩人亦念不及此今坊本次章作牛羊俗詁以
爲下山時羊先於牛到家時牛先於羊或云首章叙歸
之先後次章論類之大小皆是鑿說

詩中先羊後牛者凡四見小雅無羊篇何元子謂羊躁

進競前又其性畏露歸先於牛與于役意同周頌我將
篇何元子謂明堂祭天當用特牛而有羊者周禮積共
羊牲乃積柴祭天則用羊實柴先柴後獻故維羊文在
維牛之上絲衣篇傳云先羊後牛者從小及大也郝仲
輿主繹祭之說謂祭牲入先太牢後少牢徹故羊先出
而牛從之諸說紛如愚謂于役無羊我將三詩不過從
小及大錯舉之耳絲衣則以牛叶絰韻不必別爲穿鑿
也

𦍋

小雅代木篇

未成羊𦍋釋畜文郭璞謂今俗呼五月羔是

也或駁之以爲羊自始生時形體雖微卽已成羊未可謂𦍋爲未成羊此迂論耳所謂未成者乃極形其小猶今童子謂之未成人不得謂之非人也

說文訓𦍋爲五月生羔羅瑞良疑其似謂仲夏所生引齊民要術五六月生者兩熱相仍惡中之甚以速諸父不應用此當是生及五月者是也

羅瑞良謂諸父用小羊諸舅用大牛隆殺不同者食禮

享禮之分各有所宜也此說非理詩限於韻束於句所謂醕酒灑掃陳饋粢牡皆一時行舅父皆一時速互文以相通亦因韻以成章耳正義舊分上爲燕下爲食又謂二者爲一禮皆不必泥要之三禮之學不可以說詩也

小雅無
羊篇

羣乃衆多之意不可以數泥六書故謂自三以往爲羣是也周語獸三爲羣亦謂自三以上蓋一則獨兩則耦皆不可以言羣故羣爲三以上之通稱若依正

義必三百之衆始成一羣而羣又不可勝數恐無是理
愚意當其降阿飲池時或三五或什伯各自爲羣約計
羣數則饒有三百云爾史記卜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
百餘入山牧十餘歲致千餘可知孳息亦非易事讀詩
者善會之可也

澌澌有聚意有斂意惟聚且斂而不相觸故和然所謂
聚者即聚於降阿飲池寢訖之所非歸也三章麾肱來
升乃正言其歸耳嚴華谷謂羊不歸而聚則不見其角

之澌澌恐未然

羊行安緩同羣不爭先後此言矜兢有相路前行矜慎
不躁之意故能不患騫崩也傳訓堅彊無此義陸農師
以矜矜爲愛牧人兢兢爲畏牧人不免體物過當何元
子謂矜之爲言兢也兢之爲言競也陵兢不讓競先爭
歸乃是羊態如此則詩何不云競競競競而云矜矜兢
兢耶

騫之爲虧義可通崩之爲羣疾殊不倫陸農師以死善

耗敗訓崩尤非其旨何元子有二說其一謂天保騫崩指山體言山中有虧損者有崩圯者今羣羊皆從正道而行未嘗奔逸傍出於崎嶇險仄之處致難收攝故謂之不騫崩此爲近之其一引說文解騫爲馬腹繫通崩作繃爲束縛義則強合矣愚按字義騫亦訓輕儇躁進貌柳州乞巧文沓沓騫騫是也又自上墜下曰崩蓋羊行矜慎安緩無輕儇躁進之態故能馴擾隨人山中自上而下不患崩墜所以麾之以肱皆來升入於牢也核

之詩義覺較諦當

殺

小雅賓
筵篇

夏羊牡踰牝殺釋畜明文說文反以殺爲牡

羊遂致後人通殺作牯其誤甚矣觀郭璞夏羊註謂之
黑殺羴則當時便統謂夏羊爲殺其實但爲牝者專名
也且夏羊自有黑白二種又不得專以殺爲黑者耳

抑詩彼童而角童字訓作幼字謂牛羊之幼者無角也
此童殺之童乃無角之稱如人之無髮山之無木者皆
謂之童傳所謂殺羊不童是矣

牂

小雅荅之華篇

釋畜云羊牡羴牂則牂自是吳羊牡者之

名說文亦易牝作牡不知何據廣雅謂吳羊牝一歲曰
羴牝三歲曰牂則牂非小羊也正義欲合墳首之義訓
爲牝小羊羅瑞良駁之是

傳訓墳爲大羅瑞良謂猶羴也牂羊羴首喻婦人而爲
男子之事何元子引焦氏易林作羴謂說文有羴無羴
其字當通然終嫌非詩本字不如仍依傳作大訓謂饑
饑之餘百物凋耗羊瘠則首大故但見其墳首爲通

附

達

大雅生民篇

箋訓達爲羊子何氏辨之謂羊子名牽詩

乃達字非牽也達通也以言語相通也此時后稷未生而如有神焉告語之者即下不圻二句是也愚按小羊作牽此作達說文本分二字正義因鄭說便以其訓牽者實之恐未當也然何氏謂神以言語相通于詞旨不似愚謂不過后稷當彌月時通達易生毫無畱難二語足畢其解下不圻不副正所謂如達耳

羝

生民篇

廣雅謂吳羊三歲者名羝羅瑞良以爲羝是牡

羊之總名而羴乃吳羊之羴者古者大率多言羴易羴
羊觸藩漢書蘇武牧羴又齊民要術畜牧之法大率十
羊二羴皆是然則此詩所指當統謂牡羊非必謂吳羊
之羴者也

麇

麇召南野有
死麇篇

釋獸有麇無麇周禮績人註云齊人謂麇

為獐說文訓亦同今從之其義以獐惶為近所謂性膽
最怯飲水見影輒奔是也陸農師謂為章美之義非字

從困亦取諧聲故俗或作麇其善聚散之說尤鑿

陸璣混麋爲麇以爲青州謂之麋誤釋獸麋麇並舉明
是兩物且其牝牡之名各異其子種類亦殊無容合而
爲一也

麋喜音聲麋喜文彩此好事者之說也今使獵者舍其
置羅弓矢而張樂空山以待逸材之獸吾恐麋鹿見之
決驟矣是樂鷦以鐘鼓也且麋麋一物顧或以彩服誘
之而或以音聲導之兩者各異如此可知皆從文字穿

鑿非物情之真耳

詩以死麋爲興鄭氏漫謂麋肉作婚姻禮物陋矣此猶
論語束脩之訓十脰也若使死麋可爲禮物則下章撲
檄死鹿二者對舉亦將以撲檄爲禮物耶愚謂麋鹿性
奔逸不受拘縛林木勢高竦不可攀折然已死則包
之而已撲檄則束之而已今貞潔之女子如麋鹿之奔
逸林木之高竦者非可以無禮誘之耳

嚴華谷謂麋肉以茅包恐爲物污也羅泌謂死麋可棄

而包茅惡其漋地也二說相反然均非詩旨郝仲輿云
麋鹿比奔也死麋死鹿如惡惡臭醜詆之詞若然則何
必以白茅之潔清者包之乎亦強解

小雅吉
日篇

麋牡爲麋本釋獸文然但可作一字訓不可作

兩字訓今鄭氏解之云麋復麋言多則強合矣若然則
麋鹿亦何不重言麋鹿鹿耶此與三章其祁孔有易
祁作麋皆武斷不可從也或乃謂於鹿則舉牝於麋則
舉牡足盡乎麋鹿之類所謂強言耳

鹿

鹿

召南野有
死麋篇

按釋獸文鹿牝鹿牡麋異名而詩中俱作

鹿鹿則似謂牝者爲鹿牡者爲鹿麋名不概見也又今人通謂牝牡爲鹿則併不言鹿矣蟬史云鹿牡有角而無齒牝有齒而無角然其角易辨齒之有無陸農師謂別於其上齟要是內藏難見耳

上言麋此言鹿乃換字文其義亦猶首章耳若依毛鄭解謂麋可用之物以爲昏禮而次及於鹿則古者儷皮

爲禮一死鹿足矣何必云凶荒殺禮而廣及羣田之獲哉此以知麇鹿肉之爲昏禮斷屬臆說也

何元子踵惡臭之說謂全用白茅裹束此死鹿亦惡其臭此陋說也臭豈可以茅包而遂掩耶况玩文義純束自總上兩語亦不得謂專爲死鹿用明矣

幽風東山篇 町疃田畔踐踏之所不必定爲鹿踐以下云鹿

場則人跡少而鹿跡多故傳直訓爲鹿跡不可泥也孔鮒云兔之所息謂之窟鹿之所息謂之場場之說本此

詩

小雅鹿鳴篇

焦氏易林云白鹿鳴呦呼其老少喜彼茂草樂

我君子則呦自是相呼之和聲重言呦呦者呼之長也
野有苹必相呼而共食興君有承筐必笙簧以相將詞
旨燎然其謂以臣呼臣者謬矣懇誠二字亦是從下承
筐好我看出必謂鹿無外貌矯飾之情得草相呼出自
中心則贅也

舊以鹿呼同類如君呼臣子嫌於鳥獸爲比然古人無

所拘忌也若魚藻明以魚在王在對言豈至如後世表箋稱麋美鳳習爲應制體耶

小雅小弁篇

奔則疾舒則緩二義相反然則既言奔不得爲

舒傳箋所謂安舒而稽留失其解矣何元子云通作跂說文以爲足多指是也然則伎伎蓋奔趨足相及貌鹿愛其類發於天性同羣而奔足指甚衆所以同求雌之雌雉異無枝之壞木耳

大雅靈臺篇

攸鄭氏訓所是也然云所伏不得云伏所此是

不了語蓋謂文王視麀鹿所伏息之處則見麀鹿濯濯然耳趙岐孟子註韋昭國語註皆作懷孕伏息之說何元子辨之謂樂記羽者嫗伏毛者孕鬻不應以伏咏麀鹿且於濯濯不聯貫信然但又謂攸有行義伏有止義詩意言麀鹿行止皆自得亦強解

濯濯自取鮮澤義孟子是以若彼濯濯蓋謂山無材木童然如洗濯者今麀鹿毛潤無汚之義亦當似之何元子所謂濯本訓澣取以擬鮮澤之貌如言新沐新浴是

也傳作娛遊非其旨

通論云攸伏濯濯合二語觀有自得境象詩人之描寫
刻露善於體物如此要不可執字義強解也嚴華谷謂
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魚鼈一語道盡詩意毛氏
以爲靈道行於囿沼今鹿養之久則自馴白鳥未有不
潔魚未有不躍者豈皆靈道之行乎後之說詩者推廣
毛意其詞愈美而去詩義愈遠矣此深得子輿氏說詩
心法

大雅 柔篇

牝牡有並立相角意說文云衆生齊盛若鹿角

然按之詩意似謂中林之鹿其角森然見人若將抵觸者以喻交譖之可畏亦如此是以進退維谷也

虎

虎

邶風簡兮篇

虎名不一白者名彪黑者名𧈧見釋獸文陳

魏楚宋之間呼李父南楚之間呼李耳或呼彪關東西呼伯都見方言然按左傳楚人謂虎爲於菟而方言兩誌楚語所稱各異然則其姓其名不過好事者爲之耳

舊說虎舌大如掌生倒刺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有威骨如乙字長一寸在脅兩傍尾端亦有之故較他獸爲獨猛說苑又謂其能知衝破每行以爪坼地卜食觀奇耦而行大抵物之靈者有之如豺祭狼卜之類是也舊本以有力如虎二句下屬惟集傳別作一章今按上兩言萬舞此緊從舞說來下又明言執籥秉翟之事似不當以才藝浮語解之或疑是武舞之形容蓋武舞中有所謂發揚蹈厲者故見爲如虎也存考

鄭風大叔
于田篇

或引說文作臙肉臙也亦作𦵏荀子露𦵏是也今文作𦵏乃丹穀衣與肉臙義無涉此說泥甚愚按𦵏同袒喪大紀設牀𦵏第又大夫士𦵏之註即訓袒不必定從肉作臙也釋訓文與詩合可據

秦風小
戎篇

傳以文茵爲虎皮愚疑此無明文如三章虎韞

則明言虎可據且覲禮云包干戈以虎皮是韞之用虎皮古制然耳茵之用虎皮何所考耶釋名蓋亦本傳爲說恐未足取徵也

小雅小
吳篇

先儒解此詩皆以暴虎馮河易見之端引起小
人無形之禍於義殊淺按論語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
吾不與也可見君子之戰兢無時不有暴虎馮河之懼
所謂如臨如履即是不敢暴馮之心耳此詩中一與他
二字之義也

貓

大雅韓
夾篇

按釋獸虎竊毛謂之玃貓正此詩之貓也傳

謂貓似虎淺毛則似指畜貓非虎類矣陸農師引記迎
貓迎虎之文以爲貓食田鼠虎食田彘故詩以譽韓樂

誤也鍾伯敬云以上下文熊羆虎類觀知是猛獸非捕
鼠貓得之蓋此貓特淺毛虎別名西域傳註謂師子似
虎卽釋畜所謂狻麈如競貓可知其狀必猙獰異常物
而乃以尋常捕鼠者當之真鄙瑣之見矣且捕鼠之貓
何地蔑有而獨韓以爲樂耶

大雅常
武篇

虢不獨爲虎怒之狀蓋怒而發於聲者說文訓

爲虎鳴得之風俗通作哮格物論云虎怒而吼其聲如
雷百獸爲之震恐而風從之生是也說文又訓爲師子

名非

狐

狐

邶風北風篇

狐形如黃狗鼻尖口銳尾大其性好羣每以

類聚舊謂多疑蓋恐他物害已如郭緣生述征記聽冰始渡之說非必嫌其同類也陸農師謂疑則不可以類合故文從孤省要是強解耳

狐烏爲比在毛鄭舊義亦然但謂喻衛君臣相承爲惡如一莫能分別則赤黑判然非其解矣愚謂此全取下

惠好同車義蓋欲以類相從如狐烏之各從其色爲類也所謂莫赤莫黑猶云麗朱者赤附墨者黑之意值此世亂時危苟有與我同類而相好者吾當與之攜手偕隱矣似於詞旨較合

衛風有狐篇

綏綏毛傳訓匹行朱傳訓獨行二說正相反要

皆就序中喪耦起義耳嚴華谷以爲定綏之意稍迂何元子云易稱小狐汔濟濡其尾亦其尾重善濡溺古語所謂狐欲渡河無如尾何者此論可謂創獲但以綏通

綏謂狐尾如冠結之餘散而下垂者此但得一字之解而於兩字尚未詳也蓋狐前小後大行則其尾綏綏然而散舒故易有濡尾之占荀子綏綏乎其有文章舊註亦謂采色散舒之貌以知綏綏爲散舒意耳

齊風南山篇

對文則飛爲雌雄走爲牝牡散則可以相通正義之說是也陸農師以爲非牡狐之稱宜讀如狐不二雄之雄雄君之象羅瑞良引春秋秦穆伐晉之筮詞爲證似矣然按伐晉之役筮得蠱卦狐有蠱惑之義因以

爲繇又軍中無婦人而占獨稱雄故知所惑者非他人
必晉君耳如駱丞討武氏檄直指武氏狐媚惑主可知
狐爲物妖淫凡有淫行者皆得比之此詩刺齊襄故繫
以雄若云雄爲君象則迂矣

小雅何草
不黃篇

說文芄草盛貌徐鍇以爲汎汎然若風之起
是也狐尾長大散而下垂芄芄然若草之叢生者故以
爲汎亦猶綏綏意耳傳凡於字義難解者輒以小訓如
交交縣蠻之類尤可哂也

邶風旒丘秦風終南
檜風羔裘三篇
狐裘旒丘傳主狐蒼裘言終南正義

主狐白裘言羔裘箋主狐黃裘言三詩互異愚謂皆當
言狐白者按陳用之云士不衣狐白裘不特以其德之
未成亦不敢以貴服賤也禮玉藻君衣狐白裘君謂國
君君以下有卿有大夫禮皆不言而獨於士云不衣狐
白則士以上大夫至天子皆得衣之斷無諸侯不敢私
服之理其衣狐青之君子乃專指士而言也旒丘狐裘
黎侯所服非黎臣所服此時侯雖失國而服猶仍其舊

金匱要略卷五
所以蒙戎欲敝耳終南秦人創見誇美諒非褻物且有
錦衣爲裼詞旨昭然至黃冠草服田野之飾故都人士
皆服之檜君務爲華美不衣狐白而反衣狐黃是舍錦
繡而竊敝襦必不然矣覽者斷之

蒙戎傳訓亂蓋服久而毛敝之狀與如濡正相反又其
爲物毛深溫厚故敝則愈覺其蒙戎耳

小雅都
人士篇

舊說狐裘黃衣貴者亦服之但以次章言臺笠

乃野人所用故知此當爲野服耳愚謂狐白惟士以下

不得服狐黃則通貴賤服之此云都人士必非尋常百姓所謂河南帝城多近臣是也豈可竟以爲野人之用耶嚴華谷云若專以爲民則萬民所望非庶民之事若專以爲士大夫則下章臺笠非士大夫之服故士者通貴賤之稱凡詩中以士對女者皆謂男子耳此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亦指男子得之

象

象

鄘風君子
偕老篇

南州異物志云象鼻長六七尺大如臂其

所食物皆以取之俗傳象牙歲脫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當作假牙潛往易之覺則不藏故處是也又具十二生肖肉各有分段惟鼻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在諸肉間其異於他物如此

傳謂象服尊者所以爲飾蓋即鄭氏所云綸翟闕翟之類也正義誤解傳意以爲言服則非埽明以象骨飾服惟尊者爲然則真書傳之所未聞矣嚴華谷云翟皆刻繒以象鳥羽故謂之象翟是也臯陶謨所謂予欲觀古

人之象日月星辰諸屬是其明證字說以爲人於象齒也服而象焉於天象也象而服焉二語殊不可解

掃摘髮具正義謂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爲掃嚴華谷辨之云若摘爲摘取之義則鑷子矣搔首之摘因以爲飾者若今之篦兒也何元子云整髮釵也愚按掃若即篦亦非佩物疑所謂整髮釵近是古禮服有玉瑱無象掃今並舉之或是燕居之飾歟

象骨即象牙古通稱齒左傳象齒焚身又羽毛齒草君

地生馬皆是漢後始易稱牙釋文云牙植牙也隨形言之蓋象口中自有食齒惟兩吻出兩牙夾鼻所謂植牙是矣

魏風葛屨篇

象栴自是華飾偕老與玉瑱對舉固侈言其盛

非簡樸之物可知此詩下有維是一轉則上正言服飾威儀之美無譏刺意何元子泥魏俗儉嗇謂婦人雜佩不一今惟象栴見其簡樸無華之甚非是

詩詁謂女子著於首男子佩之按摘髮固男子所有事

而詩兩言象拂皆屬婦人且書傳不聞男子佩拂之事
陳用之又謂有事則爲飾無事則佩亦贅語

小雅采
薇篇

弭是弓之兩頭所以上弦鈎結之處以象骨飾

之取其滑也弓梢無解轡之理鄭氏誤耳釋器云弓有
緣者謂之弓謂繫束而漆之無緣者謂之弭謂不以繫
束骨飾兩頭者也而李巡謂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
曰弭則象弭二字何以連文又郭璞毛詩拾遺云弭者
弓之別名以象牙爲之今西方有以犀角及器角爲弓

者則似謂純以象骨爲之矣俱非

牛

牛

王風君子
于役篇

牛名甚夥載爾雅及說文中然頗互異如

釋畜謂體長者爲牯而許氏別作二歲牛名要當以釋
畜文爲正又謂三歲爲犛四歲爲牝亦如馬驂駟之說
最爲可哂俱不贅論取其見於詩者列之

傳訓括爲至亦通何元子引說文解作絜謂絜之爲義
麻一專也蓋以繩繫之絜而來歸曰下括也愚謂牛羊

性旅行任鞭驅不任牽縛今牧者輒數十頭爲一羣兩人前後驅之豈能一一以繩繫耶不知括與括通有會意車牽詩德音來括是矣蓋放牧四散任其所之至日夕則羣相會聚而來耳

牯

小雅無羊篇

釋畜云黑脣牯又云牛七尺爲牯有二義何

元子以爲牛類頗多不應獨舉黑脣言當是標其最大者是也愚按牛原未嘗以黑脣重釋畜所載有黑些黑耳黑腹黑脚諸種不專列黑脣者詩人奚取於此而獨



標之惟七尺高大者有九十方見牧養之蕃與衛風駉牝三千同意彼舉馬七尺者以侈其多此亦舉牛七尺者以誇其盛耳

牛色騂犂各別黑脣之牛其身色絕無明文傳因釋畜語漫加黃牛二字先儒多本其說果爾則凡黑皆黑耳黑腹黑脚者盡屬黃牛耶郭璞以爲此宜通謂黑脣牛其見達矣

傳以濕濕爲食時之狀食與耳無涉陸農師謂病則耳

燥安則潤澤亦無其據或云臥則下垂下垂要不似濕
意且牛並非歸息何以獨云臥狀乎愚按字書濕叶他
合切乃水名即禹貢潔字與燥溼之溼異自漢後以形
似借用紛然莫辨故佩觿集謂水名之濕不當借爲燥
溼之溼是也今此詩舊本皆作濕不作溼恐不應從潤
澤取義但濕字水名之外更無他義耳

牛之耳對上羊之角言不過舉一體以見其馴擾於義
本無所取陸農師必欲於耳求解引祭義尚耳及戎右

贊耳之文於是紛紛於主聽戒聽之說首持兩端究無一當也

小雅信南山篇

牲色惟牛有騂者羊豕但有黑白二種詩言騂

牡當爲牛無疑故何元子謂此與下啓毛取血膋諸文第以牛爲主蓋牛乃牲之大者周禮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祭義謂卿大夫毛牛而說文亦解膋爲牛腸脂是也

犧

小雅甫田篇

正義引郊特牲謂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

太牢又周禮小司徒職云小祭祀共牛牲是祭四方得用
牛明矣而鄭氏解犧羊爲純色之羊不言牛誤也按犧
從牛當爲牛美名故禮天子以犧牛不與肥牛索牛等
又犧尊作牛形因謂尊爲犧莊子見夫郊祭之犧牛乎
孟子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徐幹七喻大宛之
犧是犧直以牛言此詩犧羊亦疑謂牛羊耳鄭氏純色
之說本閼宮傳駁義見後

小雅大田篇

傳分騂黑爲三牲箋以騂黑爲方色愚謂牲毛

騂黑者多詩特錯舉言之與黍稷句相儷耳據甫田方
祭禮同於社則牲亦自具牛羊豕三者其說當從傳爲
正

何元子謂所以取騂色者以螟螣蟲賊秉畀炎火故報
祝融所以取黑色者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故報玄冥
祝融主火玄冥主水故也此從詩中看出用騂黑之別
亦確存之

小雅黍
苗篇

舊分車牛爲二正義釋鄭意云既言將車者車中

有牛而將之而別言牽傍牛者此牛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語費周折此宜從集傳謂輦車以人挽大車以牛挽較明順不然則輦與車無所分別且據周禮牽傍之文此牛仍所以輓車其謂任公載器者載任於車中而牛輓之而罪隸者爲牽傍之也以下徒御師旅文推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則必分四者爲四事亦迂矣

大雅 旱麓篇

正義引公羊傳周公白牡魯公駢剛羣公不毛

之說謂太王王季爲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騂牲者據周所尚而言之此謬也牛牲以騂爲貴書雉誥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上祀先王先公亦應如之故詩多言騂牡騂剛騂犧耳即謂周制所尚亦何必以本朝之典推及祖宗之在前朝應用何毛色而爲之說耶

周頌良
耜篇

正義泥地官牧人文謂正禮陰祀用黝牲至於報功則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肩者此因傳黃

牛二字傳會耳釋畜黑屑爲牯未嘗顯其身之色安知不是騂與白者又安知不是七尺之牛以昭報功之盛者乃據傳譌文以爲黃而黑者用報土功則穿鑿甚矣大東傳訓掾爲長貌故傳於此謂社稷之牛角尺然禮無其文也緯書則云社稷宗廟角握亦臆說愚按社稷之祭統於地中庸社對郊言則祭天地之牛角繭栗有明文矣其角握角尺者恐均未當要之三禮不可以律詩集傳所謂角上曲貌妙得情狀以兕觥其觥角弓其

觥二詩證之義亦近似則掾與觥字當通耳

魯頌閟宮篇

騂犧即雉誥之騂牛也傳訓騂爲赤訓犧爲純可哂夫既專言騂定是純色何必又云赤色之純者若騂而有他色雜之則是犁非騂矣愚故謂犧即牛之代字也犧羊之爲牛羊何疑

楅衡傳謂設牛角以楅之是周禮註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非按說文楅木有所畱東也衡牛觸橫大木明是一物但牛穿鼻以任牽縛楅角時鼻亦繫於衡上耳

牲色貴騂其次則玄白純色者皆可用論語獨言騂且
角亦舉其最貴者非必騂爲周尚也然祭祀安得盡騂
牲而用之故玄牡白牡之文亦雜見書傳必以白牡爲
殷牲遂謂周公死有王禮嫌與文武同於是紛紜擬議
之說從此起矣通論云白牡騂剛見周亦不專用騂言
其無不備也且以白騂成文猶後言朱英綠滕之意傳
謂白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何據而分之耶

犧尊有二其一尊腹或足爲牛首形其一作金牛形鑿

背受酒舊謂畫牛於尊腹此即腹足爲牛首形者但少一首字便失其制蓋本阮謐禮圖說也而王肅云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又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塚得二尊亦爲牛象分其背受酒合之如全牛此即作全牛形鑿背受酒者二尊皆有可據昔蔡條謂徽宗崇尚古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其犧象二尊正如王肅所言而讀先儒解說有可哂者云云則亦僅得全牛之一說也

傳謂沙飾殊不可解後人因沙通娑因娑通犧葛藤無
已此鄭氏周禮註誤之耳顧太初辨之云古者犧通爲
戲以其字音之相同戲或爲獻以其字文之相近娑沙
同音犧之爲娑亦如皮之爲婆儀之爲義上章駢犧叶
孔多一詩之中具有顯證駢犧尚音娑則犧尊之犧非
緣酒尊而異其音也知犧尊所以音娑則尊當爲牛而
鳳羽娑娑之說非也此辨最晰

詩識名解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識名解卷六

錢唐 姚炳 撰

獸部

豹

豹鄭風羔裘篇豹似虎園文色黃黑者多若玄豹白豹青豹

之類惟載書傳中不槩見其屬亦各有種舊以為虎所生非也釋獸文無豹名惟以貍為白豹與貔白狐文同

其非狐豹可知且據郭璞所說獬形與豹絕異或云豹
白色者別名獬則舛也而王會篇言屠州有黑豹白豹
別名獬又有以洞冥記所載青豹為即獬者並不足據
蓋獬之別名為白豹豹原未嘗有獬名耳陸璣謂毛白
而文黑者為白豹此疑即土豹所以別於赤者亦非獬
也

列子程生馬註訓程為豹陸農師亦謂豹一名程言有
所程度而食此強解耳餘冬序錄云列子之程言蟲也

秦人謂豹曰程蓋方言如此而張耒謂沈存中聞秦人
言此中有程遂以為生馬之程不知秦聲謂蟲為程謂
虎為大蟲劉貢父亦言關中呼蟲為麀也愚按青寧程
馬本不根語無從核實若以程為豹是豹生於空竹馬
又產於豹胎人又出於馬腹縱極謬悠何至支離若此
大抵程之為蟲亦無所据或如前說秦人謂豹為蟲讀
蟲若程因訛程作豹耳不然豹亦安得有程名耶

正義以君裘用純此詩褒飾異皮為臣之服引唐風作

證謂緣以豹皮為袪袞也陸農師言國君體柔而文之以剛其義上達引玉藻豹袞豹飾異文明飾非袞傳所謂緣蓋言領人君之服也愚按飾義通用凡緣領緣袞緣履皆謂之飾豹飾自指袞袪而言袞惟緣袞之制未聞有緣領者玉藻以豹飾為君子之服註君子亦指士大夫言未嘗專指人君之服也左昭十二年楚子次於乾谿皮冠豹舄又瑣語云范獻子獵遺其豹冠則豹之用亦不獨以緣袞禮書謂取其武而有文古人益重

之矣

武力與豹無涉謂服豹飾之裘者其人之威望足以為一邦直道之主耳正義文甚明或牽豹為說謂豹武而有力故下三英亦以裘飾言之恐未然

唐風羔裘篇

陸農師以豹祛為下大夫服豹裘為上大夫服

非是祛裘無別祛即裘之口豈有等殺之分耶正義云袂是裘之大名祛是裘頭之小稱其通皆為袂是也

傳以裘身為本裘袂為末皮異則本末不同喻在位與

民異心此臆說也裘制自有取義若使以本末不齊為嫌君子何為服之且鄭風方以武力為服之者美此復以異心為服之者刺同一服而憎愛不同若此可知皆緣詩起義非作者本旨耳

居何元子謂通作倨引前漢書郅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作證取倨傲義近似究舊皆訓窮謂窮極其惡恐未然愚意究究即察察之謂蓋好用其明以苛察為知者總言之則皆是惡也故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

大雅韓
奕篇

舊謂書傳所載豹有赤豹白豹黑豹青豹土豹
玄豹凡六種詩韓奕篇祇載赤豹若豹飾豹褱豹祛之
類並未詳何色疑因裘色異用其說非也宜為裘者正
此詩之赤豹即世所謂金錢豹者色黃而赤文黑如錢
圈祛褱之類亦必用此故以為美物而獻之餘皆罕見
要未必為冠服飾耳

狼

狼

齊風
還篇

釋獸謂狼之牡者名獠其牝者直名狼今人通

呼為狼蓋舉其總名耳羅瑞良以為獸之類牝猛於牡故狼為獠之牝而狼名獨著非也又名獠見廣雅陸璣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蓋物之最貪暴者故古言狼疾狼貪皆取諸此陸農師又謂狼從良此字說妄語果爾則是升木之獠柔而無技仁趾之麋吝而多貪矣然乎否

陸農師以為一章言肩二章言牡三章言狼蓋狼物之尤暴戾者故詩以為後此即駟序之說也若以狼列後

則前肩牡二者不知何獸而先言之且安知非狼之三歲者為肩狼之牡者為牡耶

羅瑞良又謂首章從狼之子次章從其牡又末章從其牝先牡而後牝者蓋鳥之類雄摯於雌獸之類牝猛於牡以乳護其子非可得犯也此亦恐未必然總之先後之說不可以論詩如陸氏汎言肩牡而謂以狼之貪暴者列後羅氏又以肩牡屬狼而必別其子母牝牡之序作者之意豈暇及此耶

陳祥道云周禮庖人掌共六畜辨其名物春秋傳言六畜五牲以奉五味鄭司農謂六畜者麋鹿熊羆豕兔而鄭康成以為有狼無熊杜預謂五牲者麋鹿狼麋兔今考之於詩及禮內則少儀諸文當有羆豕無狼愚按古以狼皮為裘供饌自內則八珍外不槩見惟熊蹯臠見經傳舍狼取熊或當如司農說耳

幽風狼
跋篇

跋之訓躡有引挈之義李巡以為跋前行曰躡

是也正義謂與蹙皆是顛倒之類失其解矣蔡元度云

胡跋則可上而不可退退則觸尾尾蹇則可就而不可進
進則踢胡此得兩語環互微旨有顧前失後顧後失前
之况舊說皆以進退對言於詞旨未當集傳用則字代
詩載字與蔡意合蓋狼胡垂地礙於前進引頸挈之則
尾又擁地而躓後總一進退維谷之意也

舊以狼跋蹇實指周公進退為論有謂進為東征退為
復辟有謂進為立朝退為居東不知此總在流言一時
耳當其疑謗忽起王室傾危二叔不咸冲人未悟周公

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此際真是跋前疐後情狀不必分時實拈也

嚴華谷謂狼猛捷之獸其老者雖項下垂胡若在地亦無跋之之理所言跋疐者謂其落機穽之時進退求脫不能耳愚謂此亦取其意而已必謂在穽時始如此亦覺拘滯且似為周公遭疑謗起義正不必也

貉

貉

幽風七月篇

貉似狸銳頭尖鼻斑色毛深厚溫滑可為裘

嗜紙人或畜之行數十步輒睡用物擊竹警之乃起既
行復睡蓋其性然也此即釋獸之獬與狐同類者故論
語言狐必言貉詩義問云狐之類貉獬狸是也舊解即
以為狐狸因下文誤耳

豸無種說文以貉為北方豸種非若謂從豸者皆豸屬
則豹豺貓貂之類豈盡為豸類耶

貉與狐狸乃三獸名皮皆可為裘豕人亦皆取之特詩
限於句故上下分言傳謂于貉即是取狐狸皮則混矣

通論云于貉猶上之于耜于茅先言于貉者往取貉也
若謂往取狐狸又謂取彼狐狸世無此重疊文法信然
鄭氏謂搏貉以自為裘因下為公子裘起義其實鑿也
正義便以禮無貉裘之文惟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
裘為賤尤非理貉為狐類毛深厚溫滑亦如狐其種頗
少故狐裘之用獨著若謂貉賤故禮無明文則孔子何
以與狐裘同為居服且論語與衣狐貉者立亦並狐言
明是貴者之裘可知蔡元度云貉之性不與物俱不為

物宗故為居服為賤者之裘詩言子則有見于往非必得之詞言取則得之蓋其時則可以為貉其志則在於取狐狸緩於賤而要於貴也說更支離

陸農師謂貉之出穴以貉為導詩云子貉言往祭表貉因取狐狸皮為裘周官所謂祭表貉即此羅瑞良亦從陸說引穆天子傳云天子獵於漆澤於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於河宗以為此周禮獵祭貉之驗尤誕

貉

魏風伐檀篇

此即貉之子釋獸云獬子貉是也郭璞以為

其雌者名𧢲江東呼𧢲𧢲廣雅謂之𧢲蓋皆𧢲之通名
𧢲舊叶下谷切即貉重文故釋獸有𧢲無貉說文謂𧢲
似狐善睡引論語狐𧢲之厚以居皆可證

備考以𧢲為貉本字函史以𧢲為貉別名皆誤貉無從
舟之理郭璞謂𧢲雌者名𧢲𧢲乃刀反亦不竟作貉也
𧢲為貉重文其謂貉別名𧢲者亦讀𧢲若貉聲不知仍
是貉字耳

羅瑞良謂𧢲形狀與貉異貉子似狸蓋貉之為貉取義

於此此誕也小則為貍大即為貉若使所生者盡異形則世當有貍無貉矣

貍

貍

豳風七月篇

貍狐之類也故釋獸云狸狐貍貉醜羅瑞良

以為狐口銳而尾大貍口方而身文黃黑彬彬蓋次於豹是也文從里取諧聲陸農師謂其脊間有黑理一道如界故字從理省此亦如駱馬衣脊絡縫之說不足據貍有數種舊說大小似狐毛雜黃黑有斑如貓圓頭大

尾者為貓狸善竊雞鴨肉臭不可食斑如羆虎方口銳頭者為虎狸食蟲鼠果實似虎狸尾黑白錢文相間者為九節狸皮可為裘領宋史安陸州貢玃貓花貓二種即此是也文如豹而作麝香氣者為香狸即靈貓南方白面尾似狐者為牛尾狸亦名白面狸善緣樹食百果廣雅云玉面狸人捕畜之鼠帖服不敢出又登州島一種狸頭魚尾者名海狸而本草圖經載邕州有風狸似兔而短多棲息高木候風以過他木此又一種龜人所

取自是可為裘用者釋獸云獬似狸又云獬似狸亦謂似虎狸與九節狸二種也

陸農師以為狐善疑狸善擬不可以有為故古者以為燕居之裘陳祥道謂公子無預於事而狸裘東郭即戎而狸製則狸裘非禮服之裘皆臆說也狐與狸類深厚溫滑孔子所以為居服者亦取其適體耳今泥此一語便謂其非禮服則錦衣狐裘最為貴重而華美者豈亦褻服耶左傳狸製正為東郭書誇美故豳人專取此二

者以奉公子也若云公子無豫於事而貍裘則反非貍人奉公之心矣

何元子疑此章即射義諸侯貍首之歌非是舊謂貍善搏為小步以擬度其發必獲謂之貍步量侯道法之古者王大射則射人以貍步張三侯愚意貍首之義當取諸此按射義註云貍首詩亡此篇所引曾孫侯氏八句疑即其詩而大射貍首註云貍之言不來也射諸侯不來朝者徐廣封禪書注貍一名不來可證總與豳風為裘

義無涉何氏欲與騶虞類繁諸詩相匹所不敢信

魚

魚小雅采芣篇

魚獸書不槩見故傳亦但訓魚皮不言獸也

惟左傳歸夫人魚軒服虔註云魚獸名而陸璣以為魚獸似猪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雖乾燥為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與博物志所載東海半體魚狀如牛之說合又周益公言周麟之使北塞得鮑牛魚歸皮應潮當即是

此則疑仍是魚屬或江豚類也

羅瑞良以魚為鮫魚謂其皮有珠文而堅勁可飾物從古以然按今刀鞘諸飾多以其皮為之斑駁如沙石最堅緻世所稱沙魚是也不聞有用魚獸皮者故陳祥道云所謂魚服者魚皮之堅者皆可為之不必定魚獸也亦一說

服同箬國語檠弧箕服釋名云矢其受之器以皮曰箬謂柔服用之也初學記云織竹曰箬以皮曰箬今傳直

訓魚服為魚皮則似以皮訓服矣

小雅采芣篇

何元子謂此與采薇之魚服不同當是以魚皮

飾馬服引荀子鮫韞註及左傳魚軒註為證蓋以上下文皆言車馬之飾不應攙一矢服於中此說似是然愚又謂簞笊句專言車鈎膺句專言馬蓋笊僅是車後戶之名其旁亦當有飾或以魚皮為之如左傳之魚軒是矣但魚軒乃君夫人所乘恐未必用以飾戎車此則所不敢臆斷者耳

熊

熊小雅斯千篇

熊形不一舊傳有猪熊馬熊二種以能人立

足絕似人亦號人熊其一身之佳者有白有掌有膽白
與掌供飲膳膽入藥良陸農師所謂熊堅中當心有白
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又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
故其美在掌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是也東土人呼為子路不知何取見祖冲之述異記又
異苑亦云以物擊樹呼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

應也

鄭氏以熊羆在山為陽之祥故生男虺蛇穴處為陰之祥故生女愚謂男女之占原不在別陰陽陰陽之義更與在山穴處無涉且即以四物言之虺蛇何嘗不在山熊羆何嘗不穴處正義已言之矣必以是而別陰陽又因陰陽而占男女則穿鑿之甚也其義如陸農師所謂強力壯毅柔弱隱伏近之

小雅大東篇

熊羆為裘古無所見惟黃羆之獻見韓奕詩及

禹貢梁州貢熊羆然云織皮亦非裘用其毛不溫厚潤澤既勿適體亦鮮美觀若依傳解以此誇西人之富則說苑所載叔向聘吳事正足取證豈有不以狐豹之裘

為美而反取熊羆耶

說苑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

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

愚疑此乃東人行役而操舟者杼柚

皆空葛屨履霜無以禦寒聊取野獸之皮蔽體而故謂之曰裘耳玩一是字有名實不相稱意鄭氏易舟為周裘為求未育集及豐昉偽本皆依之不可据

大雅韓
奕篇

上文訐訐甫甫語俳而意貫為一截麀虎三句
乃言山獸之多耳斯干正義云熊羆大較是山獸亦居
澤在穴故韓奕言川澤訐訐有熊有羆則誤讀矣何元
子以為不言山者韓地多山故畧之然要是行文錯綜
法

羆

羆小雅斯干篇釋獸謂羆如熊則羆形與熊相似郭璞以為

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慙多力能拔樹闕西呼貍羆是也

但熊色多黑，熊色多黃白為小異耳。然古但稱熊，掌不及罷。陸璣謂罷，脂麋理不及熊白之美。又秋冬則有春夏，則無，則固是異族，當不可混。

熊罷自是二物，各具牝牡。羅瑞良謂：今獵者言熊是其雄，罷則熊之雌者。或云：相類為牝牡，猶麋與鹿交，鰭與魚游，皆非也。李時珍又謂：熊罷魑三種，一類按釋獸云：魑如小熊，夫僅曰如之，而必以為一類，不亦泥乎？

或謂此詩所夢熊罷魑蛇，當屬噩夢。噩者驚愕之義，愚

按古未有占夢之書惟三夢六夢見周禮其他左氏所載不免浮夸詩中三言占夢要是寓言若使以夢為真是舍其日用切近而索之渺不可知之中君子必不然矣夫詩言夢熊羆而兆男左稱夢黃熊而致疾感同而應異如此何可執一說以相拘耶

大雅韓
奕篇

釋獸謂羆黃白文則黃固羆之常色詩錯舉黃

羆以對赤豹非必羆之黃者為貴也追貊北方苦寒之國其所寶貴者當是此耳

豹羆蒙上貌皮自亦以皮言西北所產無長物所有者
獸皮而已故以此為獻然皮之用自廣如車馬弓矢之
飾皆以皮為之尤以猛獸者為良非必盡為裘用要不
足取證熊羆是裘之說耳

犬

犬

小雅巧言篇

犬與狗一類故說文謂犬為狗之有懸蹠者

然有田畜家畜之分釋畜所謂未成毫乃犬子蒙上而
言者也是以熊虎之子亦稱狗郭璞引律云捕虎一購

錢三千其狗半之是矣與家畜之狗不同禮檀弓仲尼之畜狗死左傳叔孫婼如晉吏人取其吠狗弗與此狗為家畜之證史記李斯傳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述異記載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豪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此犬為田畜之證大抵犬主逐狗主吠傳謂犬有田犬食犬吠犬三種要亦混而言之不可無辨

箋云遇犬犬之馴者此語殊不可解正義善為說辭謂遇非犬名以能獲兔知是犬之馴擾者然據其文則直

謂遇為馴犬名矣

龐

召南野有死麕篇

龐說文謂犬之多毛者字從多廣韻以為

毛長也徐鍇云多以羽毛為飾多多然則多義於長較合惟長故愈覺其多龐蓋狗之長毛者今俗呼獅毛狗疑即是此此乃已成毫之狗與未成毫犬子絕異觀詩稱感悅其為家畜可知故釋畜別而言之云龐狗也蔡元度乃謂未成毫則能吠而已能吠而大故謂之龐直是臆說

狗性猜警吠所怪者此詩故為家常韻語以絕人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自見於言外填詞所謂門外獨兒吠知是伊人至貞淫雖別其語況正復相似舊解謂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則風雅之趣索然矣所以然者由其強以麕鹿之肉為昏姻禮物耳

盧

齊風盧
令篇

何元子云韓盧宋鵲盧黑色鵲黑白色說文

齊謂黑為驢則盧當作驢是也然盧與旅通舊皆借為黑色之稱故蒲樗戲號呼盧瓊采有五皆黑者曰盧盧

為最勝之采劉裕按喝五木成盧可證則亦不必定作
驢耳蓋田犬之黑者皆名盧惟韓氏之盧稱駿於天下
此詩所云亦取其色而已今世俗呼犬聲近盧盧要非
其字程大昌以為借韓盧之名與犬為高亦未必然也
正義解傳以為令令即下環鉤聲是也陸農師乃謂令
令鈴聲也鈴以令之環以制之重鉤又言貫制之衆則
非矣玩詞義令令上繫以盧則明是盧項下所帶環鉤
行相擊成聲令令然耳豈可引說文別以為旂鈴之聲

耶

重環領帶雙環非一大貫一小之說若鉤更無一環貫
二之理果爾則重鉤是一犬六環矣犬以便捷輕利為
主安得如許繫項以躋其行乎說文云鉤大鎖也則應
是領帶雙鎖者耳

獫

秦風 駟
鐵篇

釋畜獫但云長喙未言毛色說文別謂黑犬

黃顙為獫不知何据

歇驕

駟鐵
篇

正義云此說獵事故知獫與歇驕皆田犬非

守犬也陸農師云長喙善逐短喙善吠以守詩載獫狁
驕獫以田獵歆驕以守故也兩說互異然農師所云守
對逐而言乃謂田犬中之善守者非家畜之守犬則仍
與正義不謬耳一說短喙非田犬存考

傳据釋畜文作獨獫當是其本字說文亦同西京賦云
屬車之簞載獫獨獫皆可證補傳反謂爾雅改從犬以
合毛氏則誤矣又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皆不作犬名
謂歆驕歆其驕逸即休其足力之意於義亦似愚謂如

其說則驕又不當屬犬言衛風四牡有驕所謂驪逸若不受控制者今四馬既閑則車以載犬馬不從禽其驪逸難控之勢至此得少休歇所謂歇驕是矣似此本上四馬而言較有根據未知是否

鄭氏訓載為始非也遊園當是從狩後事若云始試習獫與歇驕之犬皆曉達搏噬之事故今狩於園中多所獲得則詞意皆屬添足玩本文脫甚

豺

豺

小雅卷
伯篇

釋獸謂豺之足似狗說文以為其聲亦似之

陸農師云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是也故
今人直呼豺狗舊說狗者豺之舅遇狗輒跪如拜狀此
俚語耳要之別是一種也

說文以豺為狼屬蓋從其類羅瑞良云食豺消人脂肉
損人神精蓋豺性本瘦其理或然也若狼有狼腦膏列
八珍之數其皮又可為裘而豺則一無所用是豺又劣
於狼矣

舊解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愚謂如此則極醜詆之詞即諺所謂狗彘不食其餘者似非詩人溫厚之旨蓋此譖人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必謀所以制之之法計惟有取而畀豺虎投有北而已設使彼若不食不受則無可如何姑舉而聽之昊蒼或者默正其罪即上章所云蒼天蒼天視彼驕人之意耳識者斷之

猱

獠

小雅角弓篇

獠即是獫狁獸獫作狁以下獫父文考之則

獠狁連言為一物之名非釋獠為狁也狁獫狁字通無

所別傳謂獠為獠屬要之即其物耳而陸農師云狁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獠長尾尾作金色一名獠顏氏以為其尾柔長可藉故制字從柔則是獠為狁別名又似獠而非獠者抑豈獠之別種故釋獸謂之獠狁與

張揖陸璣皆以獠為獠狁且謂凡獠獫狁胡之名皆以其屬分愚謂獠與狁自是兩物按元康地記云獠與獠

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柳子憎王孫文云猿之德靜以
恒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雖羣不相善蓋其性之
不同如此又司馬相如賦蛭蝓獾獠顏師古以為獠即
今狨皮為鞍褥者非獠猴是也猴乃是王孫陸璣所謂
老者為獠此其屬耳與獠自異不可混說文云猴變也
獠貪獸也今字書以獠為獠之本字並誤

何元子謂獠之類有五種一曰獠猴一曰母猴一曰獠
獠一曰禺頭其一則獠愚謂上四者皆獠屬不可云獠

仁義於理亦未順愚謂獠乃狡獸升木有不安其位之
况以比子弟之凌尊者即上章受爵不讓意也蓋獠有
登木之性教之則益縱其升子弟有不讓之心教之則
愈凌其上其勢如塗泥相附著愈積愈厚不復可解故
下二句正言在上者有美道則小人自以分相屬而不
相凌矣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
為禁之而云毋乎可謂一語破的

何元子謂獠字本作獲塗泥飾也服虔云獲人古之善

塗者又師古云獲善技拭故今謂塗者為獲人樂記所謂及優侏儒獲雜子女不知父子是也詩以猱刺昏姻之小人猶史言沐猴而冠之意言真猱自能升木假則安能王毋庸教之不必以假當真也此輩呼朋邀類實繁有徒猶如獲人之相附麗彼亦塗飾此亦塗飾皆非其本來面目與天屬之親異矣王信任之亦何為乎愚按獲乃人名蓋古之善塗墜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領袖不污揚雄解難云獲人亡則匠石輟斤是也與猱絕

不相涉何氏欲合二句為一義引此為說又礙升木二字難於立言故其說仍分而不合亦可謂強解矣獾非獠本字樂記之獾乃獾之譌非獠之譌也安得因之作證耶

豕

豕小雅漸漸之石篇

豕有豬有豨有豚有豨有豨諸名釋獸謂

豕子為豬孔鮒謂豬子為豚字林謂蹄廢者為豨方言謂朝鮮之間呼為豨南楚呼為豨說文云竭其尾故謂

之豕象毛足而後有尾則豕固其總名耳羅瑞良以為凡六畜之屬皆見於釋畜惟豕見釋獸以豕者通田豕之名故別異之是也

豕類非一舊謂生青宛淮徐者耳大生燕冀者皮厚生梁雍者足短生遼東者頭白生豫州者喙短生江南者耳小生嶺南者白而肥今豬最佳者稱南雄蓋物土然也

豕為亥位屬水此後人五行之說理或有之然非謂竟

習於水如魚鼈然也豕性不過喜卑下穢濕之所易稱
見豕負塗是矣羅瑞良乃穿鑿豬豕字義謂豕為水畜
又應於水為能充其類是欲驅負塗者而游泳清波此
不問而知其誣者其意總欲為涉波作一實證耳

正義云馬驚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釋豕四蹄皆白
名為豕是躁疾於餘豕駭與豕字異義同也據此則其
所以從亥者并不必作水畜應水之說矣

傳疏以涉波為雨徵其後說家皆謂豕羣涉水是久雨

而停潦多故躋濯其塗而見白非以涉波為雨兆也愚
謂將雨既雨諸說紛如總皆泥下離畢之義認苦雨為
真與鶴鳴蟻出之說同一可笑夫出師曠日持久三年
六月不知幾歷雨暘武人何沾沾以此為苦若東山零
雨特就歸塗所遇以為言不可以此例彼也即令豕性
喜雨不過羣聚卑濕之所苟游泳波漣鮮不載胥及溺
矣蓋二者皆以不得其所為興豕性負塗而今涉波月
行中道而今離畢武人有家室而今東征是以行役久

病不遑他事兩兩相況意直捷而味深雋詩人可作倘亦許我為同心耶

鄭氏謂豕離其櫓牧之處與衆涉入水之波漣喻荆舒之君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比方於豕也非是通詩語意惟怨憤自憐更無憎疾之旨況云進涉波漣亦豈穢賤之事耶

烝本火氣上升之義故又訓為進涉說文云徒行厲水也進而涉水必以足故即舉其白蹄者以為言耳彼以

白蹟為躁進於他豕又謂久雨則濯其塗而見白皆穿鑿

或疑此豕為江豚此皆泥涉波而云然者不知豕非水族而云涉波猶魚游涸轍之意說詩者皆認涉波為真故推類及江豚尤可哂也何元子辨之云江豚乃風信於雨無與亦見其惑已

豐坊偽本於此章上又有一章其詞云馬鳴蕭蕭陟彼嵯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蓋因春

秋有月離箕風揚沙之語而妄益之此不足論也但就其文以風配雨而上云馬鳴陟岵於風無與則以涉波為雨徵者其識殆又出豐氏下矣

廣雅云獸一歲為豮二歲為貍三歲為肩四歲為特則此四者乃羣獸小大之通稱非豕之專名也豕豮特三者豕屬亦有其名舊解并謂豮亦從豕因以一歲二歲文訓之遂與釋獸文相刺謬不可不辨今考騶虞春田之盛也長林豐草百獸咸集一發見五豈必盡是豕屬

七月四章為裘禦寒也若以豨豮為豕恐豕皮未必供
裘用惟吉日以豕對兕伐檀以特對貍鵲不妨實指田
豕言之耳余因論次豕屬備列如左於豕豮特三者存
其名於豨并黜其類婁豬艾豨亦勿使有亂耳矣

豕

召南駉
虞篇

廣雅謂豕為獸二歲通稱不專屬豕是也豕

之名豕者則以釋獸文為正豕而牝其體必大故崔豹
云漁陽以大豬為豕孔鮒亦云大者謂之豕皆非誣也
王安石謂已猶婁婁豬求子之豬即其牝者仍與舊說

不異若說文二歲把孥之說宜通羣獸言之不應專謂豕耳

羅瑞良謂射牝何足為仁豕蓋牝豕之小者何元子亦謂春蒐乃擇取不孕者若云豕牝則有孕道當從二歲名愚謂如廣雅之說固當通指羣獸言則亦不必定作牝豕觀自無害乎其仁心耳

集傳訓豕為牡豕與釋獸諸書異不知何據

一發五豕一言其少五言其多皆不可泥若謂惜物之

命不忍多殺則選徒命卒攻車同馬僅區區為一發已耶嚴華谷直謂止於一發不忍盡殺則過泥仁心之說也

馮時可云獸五惟一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而宋儒以為中必疊雙是後世之巧射窮兵黷武者所為非三代之禮射矣至謂四矢為一發偶一發疊雙乃得五尤附會可笑愚謂馮說甚當然云五惟一發則與中必疊雙之說迂泥相似不知方春和時庶類繁殖豺獍皆獸

之小者羣相聚於草木之際一發矢而驚起騰躍其類
約以五計焉不過極言其多之意耳不可執成數以相
求也

小雅吉日篇

此可專指田豕言以與下咒為對死謂之小儷

咒之大者也羅瑞良據二歲文謂小死之名因此何元
子又謂死之小者無孕道故騶虞春田取之並非

羅瑞良牽序說合論二詩以謂吉日之臣自死而殪大
咒不私於已所以為奉上騶虞之君止於死而已亦不

私於已所以為仁此鑿說也田獵所獲不一禽獸詩特
舉一物以例其餘耳使春田僅止於貍何以云盛且下
文無燕賓奉祭之文何以見其不私已而為仁至若吉
日乃虞人驅禽以待天子之射豈得謂不私所有以奉
上耶

從召南騶虞篇

釋獸以豕生三為從傳以一歲為從正義兩

從之謂從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從謂小
時此國君所射未必小也愚意不然傳一歲為從蓋通

謂獸之一歲者此詩所云正當指此若豕之名豨應以
釋獸文生三為正鄭志所謂過三以往猶謂之豨是矣
而說文別云豨豕生六月豚則不足据也

釋獸稱三為豨乃一豕所生此詩稱豨有五則羣豨所
聚必謂豕王化行庶類向之生三者今且廣而至五是
刻舟膠柱之見也

豐坊謂專取豨豨以其獨害稼郊特牲迎虎為其食田
豕所以除農害也果爾則春田之際雖盡殪之亦不為

過何為又有不忍多殺之說耶以此知貍狌之俱不可
泥為豕也

葭蓬貍狌以草木禽獸分言各見其盛季明德謂貍大
故藏於葭狌小故藏於蓬試思葭乃蘆葦蓬則彫胡野
菱之類皆近水之草豈田豕之所棲息者乎

豳風七月篇

傳於此詩實指豕一歲為狌正義但云相傳為

然無正文也愚謂定當通指羣獸之一歲者言耳說見

前

特

魏風伐檀篇

傳謂獸三歲曰特正義云不知出何書何元

子引爾雅豕生三豨二師一特之文以為此詩蒙上狩獵言如田豕是也愚按特義不一以上貍下鶉推之或當如何氏說為田豕蓋各指一物而言且有釋獸文可據耳

附

豨豨風七月篇

釋獸豕屬無豨名惟麋屬有之亦非其字

傳獨以字從豕便定為豕三歲者說文謂三歲豕肩相及因通齊風之肩亦為豕愚謂肩與豨同乃羣獸三歲

名耳鄭氏易傳疑豺為麋鹿之類不屬豕可謂隻眼但以于貉推之又當通謂諸獸即上狐貉類為長

貌

貌

大雅韓奕篇

貌名白狐又名執夷又名白羆郭璞以為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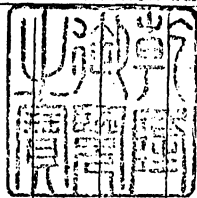
豹之屬蓋猛相似而實不族者也而圖讚定為豹屬且謂白狐之云似是而非則誤矣愚按貌之形狀書傳不槩見惟陸璣謂其似虎又云似熊此可据也若釋獸白狐之文蓋其別名有然與貌白豹文相似豈真謂貌為

狐之白者耶郭璞泥族類而疑其名亦未之審矣

廣雅謂貌為狸貓按狸與狐類其種不一今人亦呼為野貓然各有類屬更無貌名貌出遼東追貊之國別是一種豈以其子鼬身狸首故誤以為狸貓與

穀為貌子見釋獸文蜀志黃腰鼬身狸首長則食母能食虎牛孫恠以為穀似豹而小腰以上黃俗名黃腰是也說文謂穀為小豕又舊作𪔐訓犬屬並泥字誤耳或引莊子豐狐文熊搏於山林伏於巖穴以為即貌亦未

是



詩識名解卷六